



日樓文



~ 16  
2618  
1

愛日樓文



~ 16  
2618  
1-4

新金圖書  
故學郎  
氏三  
朝書圖

愛日樓文詩序

書曰樓文詩叙  
人之於道。道出於心。志業。然而  
道之素。素之世。而後多出於心。  
料外。是則。復雜念。出於心。通  
之。孰能。前上。之。乎。年。初。在  
日。於。是。初。幼。病。廢。現。者。自。分。

尚書  
藏書  
記

16  
2613  
1

讀味惟以能素為性因心  
初或成小甚據以始於後  
之矣夫道以性老子有風  
花任仕新法已前既自以  
以聖又嗜讀典真未得而  
補習耐於未嘗曠一旬也

樂去道不圖生事解  
為去治華投春宿并山  
師事之因一年師又入  
之門依一小名及若名淡  
初不少悔忘人亦稍  
之三四歷蕭然家名老物  
但見

愛日樓文詩序

只索上有畫教筆牙。卷之  
澹淡成畫。道將大。不與也。  
既而洞明。公病殆。起。子  
官將下。特旨。使。不肖。衡  
入。嗣。衡。錯。悒。容。之。再。之。不  
先。之。乃。已。款。承。林。后。之。後。公。大。道。

先。已。在。象。中。毫。乃。復。於。會  
修。運。林。難。讀。如。水。數。年。前  
位。據。時。中。甲。之。龍。跡。相。釋。之  
奇。也。之。款。時。朝。布。羅。新。之  
令。更。張。百。度。漸。以。務。為。四。嘗  
臨。仗。不。進。亨。交。畫。跡。孝。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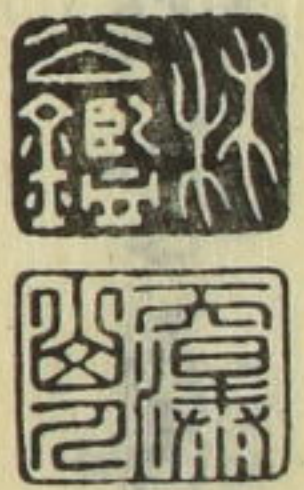
所夕拈括為僕之責而己不  
能如昔時明憲沛几釋研鑽之  
力而益難學漸苦無是保括大志  
在商旌雅旨許借文詞刻  
其亦道詣能復昔日之大道  
而余為之歎初其教矣今若

大是學事之成名之馳王於大  
人爭相止致以師崇之性不  
及氏政用是命之應酬佳德不  
得者意亦以樂而亦勢之不  
至又因乃回顧有昔甲子餘年  
相承夢佳為能黃尚活吟呼

二人共之遂退出處志學事疏向  
如法之互應稱而離念求散之  
迹亦如地之相釋高其止之無不  
出亦色料之於之緣成念之靜  
三著共一利山者其在與小象後相  
疎物以活字刷大造文詩鈔然

本莊淳朴生在家塾請改離  
此書之版刷刷既成志宗朱一之  
以證之今姑叙其後謹叙末以博  
談性義其夫古之學術之深造  
文章之精疎也自有公論不  
僥名之文政十二年己丑至

陽後一日書於為林澹撰時  
年六十一又二



男能書

愛日樓文詩目

第一冊

序十六首

記十二首

第二冊

論二首

辯二首

墓銘十四首

墓表一首

碑陰記一首

行狀一首

第三冊

說六首

題跋十一首

雜著八首

遊記二首

賦四首

贊十首

銘五首

第四冊

古今體詩二百三十四首

附載

日光山行記

一齋先生文詩稿本有累數十卷余嘗借

讀鈔其文成三冊小泉侯亦鈔詩一冊今  
合為一集末又以日光山行記附焉往者  
請於先生欲用活字刷印頒諸社友既命  
傭工而工人遷延經年不果熊本藩有澤  
村過士寬者頃請於先生曰活版不如整  
版之為永存可公溥盍及今改圖俾過任  
其事先生曰活版足矣不必公溥也士寬  
又就余謀懇懇不已余善其志之厚也為  
代請之再三先生乃見許因遂以完帙付



之士寬俾刻。

文政十二年己丑三月

銘其書夫主曰古冠山松平定常拜言

林盡士寶書取於長主曰古取不

辭工而工人聖文聖平不累顯本

合為一集本又曰日尖山

詩目文苑三冊小泉

愛日樓文詩目

愛日樓文一

愛日樓文一

吳氏校本四書章句集註序

聖賢之學在於心。治心之要在於敬。心無所苟。則言行自無所苟焉。故學惟敬之為要。聖人之心。純乎敬矣。是以見諸行而為天下法。出諸言而為天下則。傳之千百世而無或有弗同。皦皦乎其彰而洋洋乎其盛也。聖經賢傳之所以與天地而悠久者。其不以此歟。自孟子之沒。間千餘年。世無真儒。漢唐訓詁。率皆苟焉耳。迨趙宋有伊洛諸大賢出。

始能繼往聖。開來學。晦者復明。湮者再顯。而文公朱子集大成之。其功於是為鉅矣。其著四書章句集註也。蓋畢生精力所鍾。可謂一字不苟者矣。議者雖或病其過於支離分析。而要其訓詁之詳備。義理之精密。則較諸漢註唐疏。奚翅霄壤。而况後世庸輩常流之所能置喙乎。然則名雖曰註。而其實謂之與聖經賢傳相鼎峙焉。可也。其稿本既成於淳熙間。而嗣後修改。終身不輟。至於易箒。猶改數字。其不苟者蓋如此。但門人傳寫之已多。而時

有先後。未必皆為最後定本。故當時諸本異同固不尠。而元儒惟知確守師傳。未究其孰為定本也。至於明永樂中。詔大學士胡廣等編纂四書大全。懸以為課令。而諸本皆廢。獨憾廣等苟焉從事。祇勦襲倪士毅輯釋。而始不知倪本仍祝洙附錄本。附錄之為非定本。文公適孫鑑及胡炳文既道之也。然而大全之出。彼土業舉者不能不遵用之。而南北監本及所在坊刻皆從之。家傳戶誦。習以為常。雖時有覲善本者。反斥之為訛本。是則可歎矣。

蓋其信文公者。既誤信之。疑文公者。亦妄疑之。嚮慕訾病。並屬影響。竟於文公不相干也。則其畢生精力之所鍾而不苟者。遂無以暴於世。其亦可以重歎也夫。清吳縣吳氏志忠有慨於此。徧覓宋元古本。及先儒所疏釋諸本。以求文公最後改正。且傳寫未誤者。錄以爲定本。又輯諸本經註異同。作附攷。於大學得八十九條。於中庸得一百十九條。於論語得九百四十六條。於孟子得六百七十六條。於是文公晚年精訂一字不苟者。可得而見而

大全之爲陋不足據者。亦始顯然。其信文公者。於此焉而信之。其疑文公者。於此焉而疑之。則真是真非。一無所錯。文公或將喜於信者之篤。而諒於疑者之忠也。乃吳氏此役。可謂有功於文公矣。抑夫學者治心不苟之方。必有資於先聖一言不苟之訓。而先聖一言不苟之訓。亦必有待於後賢一字不苟之註。則此役之有功。不獨於文公而已也。附攷既翻雕於昌平學。余今鋟此本。欲並以公溥之。因叙其概。俾學者之知其爲精訂。可據文化十

四年丁丑春三月下澣。後學江都佐藤坦敬叙。

先哲叢談序

文運之盛衰。繇乎世道之汙隆。而世道之汙隆。徵諸文運之盛衰。古昔皇朝。延喜天曆之際。崇儒術。飭禮樂。民物雍熙。海寓寧謐。蔚然稱文治之世。至保平之亂。皇化陵遲。鏹倉氏之霸。武斷爲理。迨室町氏之季。板蕩極矣。惟夫盛衰迭運。否泰遞臻。方是之時。天生我烈祖大君。錫以勇智之德。賦以文武之才。掃蕩昏霧。以揭朗暎。誅夷鯨鯢。以

來麟鳳。乃聘惺窩羅山二賢儒。一優禮之一擢用之。自此之後。崇文之風復興。民不睹干戈者二百有餘年。於今矣。抑以古昔盛時。典章制度。取諸隋唐。而斟酌之。至如制誥章疏。亦多依仿。而衣纓之家。疇官世業。以秉文柄而已。自我大府之興也。經綸締造。自然合符於往聖。紀綱法度。不必襲迹於異域。而基業之固。國勢之強。較諸前古。不翅倍蓰。於是經學文章之士。踵武相接。響然輩出。其餘巧藝異能之流。亦應時駢至。蓋吾邦世道

文運之景會。惟方今爲然。自非創業之明辟。垂統緒於前。繼體之賢君。守謨訓於後。安能至於如此。猗歟。可謂隆且盛矣哉。原公道有感於此。嘗纂集天文。已降文臣武將暨名一技一藝者。行狀碑誌家乘譜牒。凡一百卷。名曰史氏備考。以俟修史者採掇焉。別撮其要。成若干卷。名之曰先哲叢談。間者。又抽其儒林一類。自永祿訖享保。爲人凡七十有二名。釐爲八卷。屬余叙之。公道仕在步兵隊。固將羸股肱。以試其武。而今其從事撰著如此。

是亦由於國家崇文之化。使然歟。吾烏不樂叙而道之。

孝經私記序

朝川五鼎之父。曰默翁。往年過余廬。時語以五鼎妙齡好學。益其愛之也。至期之也。遠矣。余於是始聞其名也。後數年。余遊長崎。五鼎亦從鎮臺在崎。於是始見其人也。嗚呼。同鄉而不相見。羈旅而相違。一何其迹之奇也。因來往交懽。時勗之以翁之所期。庶其能無負也。既而余帆已東。而五鼎亦亡。

幾旋歸。則固宜相親。而復疏數年。第聞其才名彌興也。心竊喜焉。余亦有老父。齡過八十。才與不才。皆子也。吾父之愛我。不異於默翁之愛五鼎。而其所以事之。則吾未之有得也。雖然。我豈徒若此而遂已乎。惟務盡心焉耳矣。色欲其愉之。容欲其婉之。而未能也。養欲順其志。懽欲達其願。而未能也。愛欲其不流於狎。敬欲其不過於嚴。而未能也。於是質之師友。問之故老。徵諸前言。往行。替諸聖經。賢傳。苟足以取資焉。則不必其人。而必其言。凡其

所以求之者。若是。而猶未之有得也。嗚呼。孝亦難矣哉。孝之義。散見論孟諸書。而全載之者。莫如孝經。昔儒雖或有真偽之疑。余則謂姑舍之可也。其足以取資乎。雖衆人之言。吾固將從之。况聖賢乎。饑者取於飽。渴者取於飲。有至急者存焉。豈暇他及乎。屬者。五鼎著孝經私記二卷。蓋發自至性。而端致意於此者歟。其書推尊古文。指彈今文。論繹攷辨。鑿鑿乎有證焉。斯殆余之所未暇及者。而五鼎則既能及之矣。由是推之。其於家庭之間。必其

既盡心也。必其媮於色而婉於容也。必其順乎志而達乎願也。必其愛不流而敬不過也。必其師友是質。故老是問。前言往行是徵也。不然。烏能及之。抑又思之。人恒難於履實而易於徒言。古今之通患也。五鼎果能不難其難。則孔曾之旨。固足以驗其實矣。若或不然。則私記之著。亦未免於徒言也。雖然。五鼎豈徒言無實者哉。我姑以吾所自警推之。庶幾其加勉於所已能。而更跂於所未能。以終乎亡忝所生。是則余與五鼎之所宜共警也。夫及

其授首簡也。舉此爲言。

春川釣魚詩畫卷序

往年余遊西肥也。路經吉備。時方長夏。青綠夾路。禽鳥和鳴。忽得一山。峙以秀。曰茶山。水繞其麓。蜿蜒清澈。有笠而釣者。有褰而涉者。余竚立久之。既而夕陽在山。駒犢歸來。漁謳樵唱。迭答互應。則吾心樂焉。因思此境得無有高世之士。考槃棲遲乎。問之鄉老。則曰。有管處士者居焉。余於是始知有處士也。然行李倥傯。不能親訪其廬。爲恨已。既自

肥而歸。居二年。有備人伊澤子琢者。來眎一冊於  
余。曰。是爲茶山處士詩。吾備之能詩者。獨以處士  
爲稱首。子試鑒之。余取而誦之。韻響澹冲。興寄清  
雅。迴超乎埃壒之表。則又始知其工詩也。夫處士  
不特爲高士而復爲詩人矣。乃往者之不見也。而  
今渺乎不復見也。其爲恨亦深矣。又居三年。則處  
士飄然來江都。見訪弊廬。嗚呼。人生蹤跡。其出於  
意料外也多矣。嚮者以爲阻焉不可見。而今乃居  
然相見於几席間。亦必有數而然。因留歡。繼晷以

燭以盡平生。其爲快可勝言哉。後數旬。處士携其  
所輯春川釣魚詩畫卷授余。曰。此卷也。晉帥之志  
存焉。子盍爲序之。披之則山之峙而秀者。水之蜿  
蜒而清澈者。笠而釣者。褰而涉者。漁者。樵者。駒犢  
之歸來者。凡茶山勝概。盡萃在於尺幅間。余往年  
獨見茶山而未見處士也。今也得見處士而不得  
見茶山也。及受此卷而觀之。則既見處士矣。復見  
茶山矣。較之往年。所得不亦已多乎。嗚呼。其不滋  
以爲快哉。乃經緯今昔之所遭。爲之叙。若其詩則



皆一時鉅家鴻匠之製作。且既經處士別裁，固有不待余贊辭者。

武學拾粹序

吾嘗謂人能盡職分之當然，而後能盡性分之本然。學如此而已矣。夫人各有職分，彼其秉耒耜，就田畝，胼胝耕耨，拮据收穫，農夫之職也。挈規矩，挾繩墨，斧斤棟梁，刀鋸櫨楠，工匠之職也。遷有無，通饒乏，奔走山海，居積市肆，商賈之職也。至於士則職何所在？曰文武而已矣。今之士謂之武士，則講

武事，習戎備，最其本職也。然而爲士者，率多狃治安，長奢靡，怯弱懦弱，不復知其職分之所在。夫農荒其職，謂之惰農；工偷其職，謂之濫工；商詭其職，謂之奸商；士而瘠其職，抑謂之何邪？且夫農工商賈之不務其職，不過衣食用度之有缺，而士之於職，則治亂安危之所係，寧可以一日廢而令廢矣。可勝嘆乎！高遠士人，星野葛山，慨其如此也。曩嘗著武學拾粹一書，具舉武士所有事，自士操至用馬，凡八卷，附錄圖一卷，古來式法，細大無遺，於戲。

爲士者皆當用心如是。而後爲不愧於職分也。已。葛山學博才雋。不惟好武。而又好文。不獨務己之職分。而又使人各得務其職分。則此書之述。其風勸士習。誰曰淺少。詩曰。糾糾武夫。公侯干城。夫惟干城矣。然後謂之能盡其職分也。職分盡矣。而後性分廢乎。可盡。易曰。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非盡性分者。孰能與於此哉。此則武學之能事畢矣。余甚愛此編。因書持論於端云。

刻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序

學尚於得要。能得其要。讀書博覽。何可廢也。讀書博覽。亦有其要。苟非問蹊途而趨之。未由津逮也。已。夫書有可讀。有可不必讀。有真偽。有雅俗。有佳惡。醇疵之不同。學者不此之問。而惟汎焉涉覽之。務可謂徒勞無功矣。不如先就目錄書。斟酌而取舍之。然後從事也。凡歷代書目。自漢藝文志而下。隋唐宋明各有志。如王亮臣崇文總目。鄭樵藝文畧。尤袤遂初堂書目。楊士奇文淵閣書目。及棗竹堂澹生堂絳雲樓書目之類。亦爲繁夥。皆足以考

其存佚有無矣。其有解題者。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最爲可據。馬端臨經籍考。王圻經籍考。亦足以取證。錢曾敏求記。沙汰儲度。詮其佳品。朱彝尊經義考。具載叙跋。使可就檢。總之。書各有專主。人各有異見。求備於一家。亦已難矣。至於近代。有官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者。凡二百卷。薈萃群言。罔羅衆美。極爲精覈。且詳備矣。而以其卷帙浩瀚。故別撮摭要領。以爲簡明日錄。二十卷。甚便捷也。世之乏於儲書者。於諸家書目。亦或不

能博覽廣搜。則必當架寘斯書。先繇斯書。以得其佳惡醇疵之畧。然後求本書而讀之。猶之從虞衡而入山林。得舟楫而汎湖海。豈復有窮途迷津之嘆哉。屬者星臯子欲鏤版廣流傳。俾余叙。余乃叙目錄書梗概。并斯書之所以爲。尤得要冠於首。

清音樓遺稿序

岐蘇山村叔。嘗曩昔從余遊。其大父蘇門公。世襲岐蘇關尹。既告老。恒以圖書筆研爲娛。去年甲申之春。老病漸篤。無幾捐館舍。至今年。叔嘗再來都。

時携蘇門公詩文清音樓遺稿者授之余。且問曰。是吾大父之稿也。將鐫諸木以謀不朽。懼人之謂此舉也將曰爲名也。則病者乎。奚若。余曰。何傷乎。君子不忘本也。孝子慈孫之於其父祖。雖其服玩器用之微。猶將謹守而弗失。而况詩文其精神心術之所寓。鐫而傳之。誰曰不可。而又何以病爲。叔瞽起拜曰。如是則吾意決矣。此稿或多疵瑕。取笑於大方。是懼幸賜改竄以教之。良緒之願也。余曰。勿公有世職。且聽政於尾。蓋以德業著顯。詩文則

緒餘耳。即有少瑕。亦豈足以累於公哉。有人於此。醜其于鬢而盡髡之。羞其寡髮而假髻之。病其顏面之無澤而渥丹之。美則美矣。然終不如全其素質。不假粉飾者之爲天真也。此集也。公之精神寓焉。吾烏忍加損而毀傷之。况乎此舉非爲名也。則固亦不必求巧。叔瞽起拜曰。如是則吾心安矣。請幸賜一言以叙之。亦良緒之願也。然得無不可乎。余曰。吾未見公也。而公嘗見托叔瞽。夫祖孫一體。見叔瞽猶見公也。今讀此稿。則又見其心術矣。然

則吾亦在雅素之末。雖叙之可也。叔誓躍然起拜曰。如是則良緒之願足矣。請遂賜之。乃次第其語爲叙。

熊臺詩鈔序

昔者享保間詩人。以盛唐爲宗。而赤羽服子遷尤其翹楚也。繼而興者。猶有數家。率不免摸擬蹈襲之習。近年已來。人厭其陳腐。風遂一變。無不家元白而戶蘇陸。今則此亦可厭。倘有能守舊格而不變者。則殆所謂空谷足音。其似者亦可喜也。已松

山藩杉山熊臺。號稱一方耆宿。其詩獨能不追時好。嘗得兩三首讀之。窺其一斑。因思是人於詩且能守而不變。則凡其志操之堅確。與夫識見之一定不動者。亦可推而知焉。將欲一見以盡平生。而以其隔在南海。不能遡洄從之。既而聞其宛爲鬼物也。余恨可知矣。屬者松山侯出其詩鈔。見徵叙引受而讀之。全然享保遺響。接武赤羽。時人以爲陳腐者。而我則反謂之古風可慕。且因此以得概見其志尚。則洛誦之際。殆乎接言笑於一堂也。夫

前日願見而不可得。今乃一旦得之於此。况乎寘名於卷端。則不謂之爲隔世之締交也邪。及其徵也。不辭而序之。

除蝗錄序

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無食斯無民。無民斯無國。是故先王之政。以足食爲首務。而勸農爲之要。後之爲政者。可不盡心焉哉。國家昇平二百有餘年。億兆鼓腹於雍熙之化。猗歟。可謂盛矣。然而水旱饑荒。不能時無之。凡民之情。必有所賴。而後

安有所望。而後勸。國家救荒之政。固亦無不備具。而獨於除蝗之方。則或未之有講也。不獨我邦爲然。而雖在漢土。亦炎火祈祝之外。寥寥乎無聞也。豈以其出於天者。人力不能勝之歟。抑有其方。而人未及知之也。豐後人大藏龜翁。有志於農務。每有所聞見。輒記錄之。作農書若干卷。曩得海鱒油除蝗之方。西南地方。見有効驗。因今著爲一編。欲廣被之東北。使天下遂無蝗患。嗚呼。果謂人不能勝天邪。昔在唐時。鱷魚爲患。韓愈作文以遠

之。至明時。鱷魚復爲患。而夏原吉沈礮灰以殺之。一感以誠。一謀以智。然其於祛患也均矣。今除蝗之術。謂之原吉之智可也。况乎使天下盡遵用之。無復有蝗患。則其功豈翅去一鱷魚之比哉。然則斯書雖曰菽爾。而於國家勸農足食之政。庶乎其有所裨益也。屬者因島村宣陽丐余序。余未識龜翁。然其言竟不能廢也。乃爲序之。

續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序

尾張村瀨季德恨沈歸愚八家讀本之未備。輯續

編若干卷。謁余序。余曰。序弁髦也。惡乎益。季德曰。吾聞之。文以載道。未得其要。幸遂教之。敢請。余乃曰。善哉。是則我之所爲。亶亶者矣。夫聖賢之文。蘊於心而行乎辭。辭乃心也。道之精華也。是故道誠心達實意。經緯乎不得已而斡旋於不得不然。斯其法也。是爲要。至於戰國縱橫捭闔之說。與夫老莊申韓之言。既非吾道。即賈楊班馬之文。亦於道未爲純。而後之文人。雜取而摹倣之。又徒求法於篇章字句形迹之間。以爲巧。雖爲孔氏之學者而

未能脫其習。輒曰。文自有其道也。是故必有抑揚  
頓挫。必有照應起伏。必有擒縱與奪。必有主客虛  
實。波瀾跌宕。快其鋪叙。緩急疾徐。殊其步趨。翕而  
張之。脅其氣勢。揣而摩之。中其肯綮。凡是皆其法  
也。而善運用之。以成變化。猶之老將行兵。機變百  
出。而不可測。而法度常森然於其間。是文之道也。  
噫。嘻。此言也。我謂之道之賊也。而世之人習矣。而  
不察何哉。夫君子之心。高明正大。其發而為言辭  
者。靡非粹然至純。載其心以出。惡用是機變之巧。

為。若謂其人不必如是之詭且險。而惟文有之。則  
是文與其心背戾。亦何所載以出。其無乃影響摹  
倣之愆乎。若夫異端之徒。其心既有如此。則文亦  
宜然。猶其實也。顧乃在吾儒。其可以若是已乎哉。  
吾儒之道。黜巧言。遠佞人。每愆戒子弟曰。毋欺而  
心。毋肆而言。不一而足。苟為之徒者。將恪守遵奉  
之不暇。而至於作文。則謂別有其道。而獨聽其巧  
且佞。寧有是教乎。是故儒者之文。莫若師六經也。  
子不覩夫造化乎。元氣之所斡旋。升為星躔。降為



坤輿峙爲山嶽。盤爲川海。俯仰上下皆文也。而其所以若是者。非故爲也。示法象於不得已而已。聖賢之文。亦猶是也。故其言昭然若揭日月而並行。隕然若載萬物而不洩。根柢深而枝葉茂。淵源遠而流委長。總之。經緯於一氣之不得已也。惟其不得已者之紆餘曲折也。故自能爲抑揚爲起伏。爲變化而不可測也。而作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尚何區區形迹之拘。乃所謂蘊於心而行乎辭者矣。是之謂載道之文。如唐宋八大家。其人皆已

稱一時之賢豪名儒。而文尤翹然傑出。獨惜其言間或出入諸子。未必盡出於道也。而至其能發揮其中之所蘊。則蓋皆浩浩乎其盛大也。蕩蕩乎其廣遠也。殆亦一氣斡旋之不得不然者歟。後之言文者。是之弗究。而徒拘拘焉求法於篇章字句之間。不惟不知六經。而未知八家者也。夫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直以六經爲師。斯善矣。士晞賢。賢晞聖。則先從八家問途亦可也。今季德之繾綣於八家。謂之晞賢者。吾猶將進之於道也。而季德適問

及之。是其所以亶亶焉。遂不能已也。已。雖然。人將曰。經不易及也。求之過高也。吁。其亦有或然者邪。第若我所志。則終弗變其殼率爾矣。不知季德以爲得要乎。將以爲弁髦也。

近世叢語序

正史之體。著明一代治亂興亡之跡。紀綱法度之概。與夫人倫賢否忠姦淑慝邪正。率皆於其大者焉。記之。至於零碎之言語。瑣屑之事蹟。史家所不記載者。猶有可以見夫風俗人心之微醜。從其所

傳聞而錄之。是則稗官小說之所以爲不可廢也。歟。劉宋臨川王之著世說新語也。單辭隻行。標新領竒。文既雋快。事鮮乖實。足見江左一時之風尚。則謂之羽翼史書可矣。後之規摹臨川者。有華亭何氏。有雲間李氏。皆能擴逸事。擴異聞。不第以文而已也。屬者友人角田大可。撰近世叢語八卷。我朝建橐以來。文武賢豪。竒偉異能。與夫名緇閨秀。奕奕相望。代不乏人。其言語事蹟。可以觀風考德者。或得諸故老之談。或取諸碑誌之勒。或采諸家

乘劄記之所傳。蒐獵綜叙。洪纖悉舉。殆亦華亭雲  
間之亞也。昭代史書猶未全備。則如斯編者。或  
可以資修史之用。豈特羽翼之云已乎。先輩服子  
遷亦嘗采摭中古人物言行爲世語一書。其文辭  
可謂善摹倣臨川矣。而余獨惜其事蹟一不出於  
國記所載之外。徒示其辭之工而已。今大可之撰  
文采雖或有不及。而至其逸事異聞。足以表見而  
傳之。加又俟史料於他日。則吾寧取此而不取彼  
也。諸友愆憑授梓。梓既成。將俟余序以公諸世。輒

爲引其端如此。

奉送述齋林公赴津島迎接韓使序

朝鮮國之聘於我也。延使者於江都。以修其禮  
舊典也。及今大君即位。有旨將館諸津島。遣  
大小臣僚。泣以受其聘。坦始聞之。竊謂聘使之來。  
其所歷道途。民或苦於供億。今不延之於都。殆以  
此歟。但如舊典。則於吾國山川之險。城池之固。  
武備之修。人民之稠。與夫百僚庶尹之富。儀文典  
章之盛。彼皆身歷而目睹之。自足以聳其觀聽矣。

乃今欲受聘於邊圉。則國體輕重。惟大小臣僚是係。不知能得其人否乎。後復思之。凡人情不得見。則益欲見之。不得到則益欲至之。使彼之止於邊圉而不得深入者。乃其所以使之益懷尊嚴而切跂望。終不能測於我也歟。是知廟謨深遠。不特爲所在供億而已也。獨至於任得其人與不。則決知國體所係非輕也矣。今茲文化八年。朝鮮國王李珣遣使者入聘。伸大君纘緒之慶。聘期既定。將迎接於津島。於是廷議鄭重。遴選最

慎。而正副二使各得其人矣。吾師述齋先生則既參與廷議。而今亦以儒臣奉其命。坦竊爲國家賀之也。夫先生忠誠之純。足以致懷柔威望之儼。足以起敬懼。變通之智。足以破膠固。明決之辯。足以解紛糾。而博學文章不足道也。則其於是任也何有。至於群有司。雖未盡知其能否何如。而以遴選之如是。則皆得其人亦可推矣。然則使彼知我國有人。而益堅其服事之心。且以益尊嚴而跂望焉者。其不在於此歟。尚何待於山川之險。

城池之固。武備之修。人民之稠。而後足以聳其觀聽已哉。先生將以閏二月發。入或有語以茲行任大責重者。先生莞爾曰。鮮人萎芥易與耳。况乎仗國家威德以蒞之。何難之有。茲行半年。跋涉未見之山川。意甚樂。坦聞之。益信其於是任優處之也。使在他人。必有憚於其難。而先生不惟不以為難。而方且樂之。蓋其胸中恢恢乎有餘地。不知包羅幾朝鮮。宜其視之以為萎芥易與也。坦於先生親炙三十有餘年。固將千里且追從之。而今以親老

而不能也。但以先生胸次既已如彼。則將其所歷山川勝概。瑰詭特絕。與其中所包羅者相輝映發。而為長篇累章不可算。且其與韓客筆陣對壘。擣其虛。批其亢。使之敗衄無地。亦必有之。迨竣事之後。幸獲侍讌間。聽其談論。誦其詞章。則雖未執羈勒。猶執也。其亦可以少慰也歟。然於先生餘事也。於坦私語也。至於所以為國家賀之。則有大者存焉。而其不容已於中者。亦不容已於言也。因不問小大公私而次叙之如此。

奉送 輪王寺法親王 西覲序

小人坦以膚淺之學辱奉 德音。黷 侍講之筵者。有年於茲矣。恭惟 大王殿下。分牒於 帝。曾掌教於桑門。其貴則居 青宮之亞。其職則統白象之尊。以故雖無宮闈之治。亦有民物之望。宜乎其不敢以爲自足。而欲然下問。欲聞古昔聖賢之道也。以坦之不肖。屢賜 顧問。爲此也。今春三月。鸞輿 西覲。啓行有期。坦奉違 宸下。亦將數月矣。瞻拜 左右。不勝葵向之私。因欲得所以代

侍講者爲芥獻。顧坦平日所陳。皆不過聖賢之謨訓事迹。而其要莫若仁焉。今請畧爲之說。夫仁有數端焉。有若盎然其以熙焉者矣。有若謹然其以和焉者矣。有若泰然其以靜焉者矣。有若惻然其以戚焉者矣。有若沛然其以澤焉者矣。夫仁難言也。不如假象以喻之。之愈。請就道途所覲者象之。殿下方斯陽和之日。陟乎悠遠之途。矍偷承輪。繡葩迎蹕。弄烟霞之浮動。眄草樹之欣榮。是乃非若盎然其以熙焉者乎。以此觀仁。則仁之熙可知矣。

禽鳥之飛鳴於林樾。魚介之潛躍乎江湖。各得其  
所而樂其天。是乃非若謹然其以和焉者乎。以此  
觀仁。則仁之和可知矣。山嶽之峻崇。岡阜之連亘。  
插乎天而盤於地。守其高而不變。持其重而不遷。  
是乃非若泰然其以靜焉者乎。以此觀仁。則仁之  
靜可知矣。有服耕之丁壯。有餽餉之老弱。日弗息  
月不休。何其太勞而極苦也。是乃非若惻然其以  
戚焉者乎。以此觀仁。則仁之戚可知矣。雨露之澍  
以膏。何其渥也。雲雷之殷以發。何其壯也。巨細洪

纖罔有遺潤。高下遠邇。無不普滋。是乃非若沛然  
其以澤焉者乎。以此觀仁。則仁之澤可知矣。夫仁  
無形也。故難言也。以天下之形爲形。則又可見也。  
可見者象也。不可見者道也。見不可見於可見者。  
則無不可見者矣。抑夫萬物一體也。一體萬物也。  
我即物也。物即我也。以此觀道。則道之大可知矣。  
坦請颺斯言以爲獻。坦非知身篤之說者。而 睿  
問固亦不及之。惟夫道一而已矣。 睿衷所自得。  
寧復有大異於是者哉。伏請賜 採擇焉。至於

鸞輿道途之勞。踰險涉阻。百神擁護。以禦不若。固  
不埃不肖。坦之祝願也。故不叨及之。文化十年。龍  
集癸酉。季春月。佐藤坦頓首盥拜。

贈三谷恂甫序

三谷恂甫。奧人也。往年其來江都也。入司成公社  
籍。就學於余數年。既而歸奧。取妻得一女。有所志  
多抵牾。一旦奮然。自謂丈夫。豈可安於小成。老於  
鄉閭乎。乃托其妻子於其友。再趨都。投於余。居又  
數年。則學有進益焉。遂築書堂於城南。以其所得

教授生徒。諸侯大夫。亦往往有請業者。頗能成一  
家。今年癸酉。女齡十三。妻則既故矣。恂甫將暫言  
旋。挈其女復來。而告別於余。余於恂甫厚也。能無  
一言乎。乃諗之曰。人有云。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  
夜行。余以爲鄙說也。夫鄉黨之間。父兄宗族之所  
居。祖塋先窀之所在。固將益聳其敬。益篤其恭。以  
寡約入之。以卑遜從之。而乃颺颺然。徒盛其騶從。  
飾其富榮。以夸衒鄉人。惡能不爲識者所鄙乎。且  
夫君子自有文繡焉。人弗思耳。孟子不云乎。令聞



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夫非黼黻而人敬之。非華袞而人尊之。賁育不能奪之。趙孟不能賤之。惟聞譽爲然。而其所以致之者。在於躬能踐行之也。已。斂其華而實乃著。去其飾而素乃文。詩曰。衣錦尚絀。不著之著也。易曰。白賁无咎。無文之文也。此則君子之所被服以享其美名者歟。若夫以文繡爲文繡者。謂之徒聞虛譽。豈令聞廣譽之謂哉。恂甫蓋類乎堂堂者。余欲其去外華而充內美也。故於茲行特言之。

壽寬齋翁六十序

富山教授寬齋市河翁。今年文化戊辰。齡六十。夏六月既望。直其懸弧之辰。先期數日。嗣子孔陽請會賓友。捧壽觴於膝下。翁不可。曰。勿我耳。不聾目不昏。精神則完且固。汝無已。則待吾屆古稀。然後壽之。未晚也。孔陽不得命而退。乃來謀於余。曰。欲遂吾意。則違親之命。又欲不遂。則世之爲人子者。皆能爲其親壽。如之何。則可。余聞之。嘆曰。有是哉。翁之自知者。其子且不能知之也。孔陽曰。賤父之

自知與夾之不能知與君之能知之可得聞歟。余乃曰。方今儒風之澆漓久矣。學者誰不謂爲孔氏之徒者。而習與時化。風與世移。人不自知也。孔氏之言曰。勿爭。而今之學者。或有騁強辯。肆詬罵。悍然不肯屈下。自以爲衛道。孔氏之言曰。勿驕。而今之學者。或有挾聞見。負才能。傲然蔑視等輩。自以爲博學。孔氏之言曰。勿求名利。而今之學者。或有干權貴。結豪富。投時好。以求售。自以爲通達。孔氏之言曰。勿耽聲色。而今之學者。或有任放達。昵娼

優。哇。飲。以。侑。文。酒。自以爲高致。凡茲數者。既背於孔氏之言。而其所自以爲是。適足以危其身。戕其性。喪其天者矣。嗚呼。儒風之降如此。可不嘆乎。獨翁則異於是。其色愉以溫焉。怡怡如也。其言遜以謙焉。恂恂如也。吾以是知其不爭也。不以聞見先人。不以才能凌物。吾以是知其不驕也。毀譽不形乎憂喜。得喪不見乎欣戚。吾以是知其澹於名利也。嗜韻語以當鼓吹。愛書畫以易美色。而其愛也非溺乎情也。嗜也非累乎物也。吾以是知其忘於

聲色也。夫忘於聲色。則其精弗耗。澹於名利。則其志弗撓。不驕則其畜也厚。不爭則其氣也和。氣和則盎然。其若春煦也。畜厚則肅然。其若秋斂也。志弗撓則充然。其專乎內也。精弗耗則晬然。其腴乎外也。凡茲皆足以保性命而全天壽者矣。嗚呼。翁於孔氏之徒。幾乎其爲不愧也哉。夫孔氏之言。固非養生之說。而能守其言者。自足以養其生。則養生之道。蓋亦不外乎此也。翁之自知而信之。意其在於此歟。孔陽曰。夾信未及知之也。然則壽吾親

也。待之十年可乎。余曰。何爲其然也。翁或至於衰老。則已晚矣。今猶壯於踰壯之日。而不衰於已衰之年。且其自謂未晚者。是乃所以大足賀者也。況於孝子之自致。其能容已於祝頌乎。則孔陽之不已。與翁之不可。亦並行於一家之中。而不相悖者歟。孔陽其以我言再請之。翁必許焉。孔陽喜歸。道我言。復申前請。翁乃笑而許之。且曰。大道能知人矣。而於我則或不當也。雖然。吾將勉焉。昔者衛武公。耄年進德。猶求規益。况乎我之年。視之武公。尚

爲富也。吾將有資乎大道之言以勉其不當。愈求其當者也。已。汝其爲我請大道文之。孔陽來致其言。余曰。果然。果然。翁之志則壯矣。

恭祝述齋林公五秩榮誕序

物類之秀。莫秀於人。人類之粹。莫粹於賢。夫麟鳳之爲靈。人冀一覩之爲快。金玉之爲寶。人爭以務多得。而金玉不能充於饑。麟鳳於世。莫加損焉。獨賢者之出。上則致其君。下則澤其民。國家賴以安。生靈仰以毓。視諸麟鳳金玉。其爲瑞果何如哉。然

而其生也。希。幸而生也。又有時命之通塞。而遇其通者。尤希矣。方今所謂賢者而遇其通者。惟吾師述齋林公。庶乎其人也。公夙抱偉器。以多病之故。謝絕世事。自放江湖。若將以終身焉。既而值熙朝維新之運。有旨出嗣林氏。以統文學之職。先是學政殆乎廢焉。及公之出也。能唱明正學。以一趣向。擯斥異端。以淑人心。嶷然獨爲此道之棟梁。使學者群相視效。衰者復振。墜者再舉。公之功於。是爲宏矣。遂又參豫朝議。翊贊廟謨。定大計。

決大疑。夙夜密勿。用圖報効。不厯文儒自命也。則其德與業之益崇。以廣有超乎人意料之外。而舉世方且顛顛然。仰以爲祥麟威鳳。而於公自視漠然也。時或寄情於風月雲泉。托絲竹。寓聲歌。未始知夫輿望之叢於其身。是其襟胸之洒落。識趣之高邁。爲何如。則如公者。豈非誠遇時命之通。以爲國家之至靈大寶者乎哉。抑又思之。天有篤祐於吉人者。公得令子十有五人。得令孫十有一人。賢嗣用韜。君既能服庭訓。負荷堂構。其餘昆季。皆莫

非鵠停鸞峙。是知十數年之後。若子若孫。必有益昌大其學。以成名於世者。雖使公之不得時也。道則將相。遞以綿於勿替。况乎既啓諸前。以貽於後。歟。此則天之祐之篤矣。非人力也。今茲丁丑之歲。季夏月二十三日。實爲公五秩嶽降之辰。嗣君將率其諸弟子姪。凡二十餘人。肆筵捧觴。以祝榮壽。而議及坦。坦辱教之厚且久。假令無議及。固將謀所以侑一觴。不敢後也。乃叙賢者之得時。命稱人瑞。餘慶之延於後昆罔艾者。以爲壽。至一切神僊。

妄誕之言。講張之說。非所以壽公。而公亦非所樂聞。

行餘館記

甲斐人有宮澤子讓者。志篤而好學。以其爲正於駒井邑也。就邑之爽塏。創置一館。月數次。會同志講習焉。鄉之子弟。請來學者亦聽之。意蓋在於倡率而風勵之也。屬者子讓來江都。丐余文爲記。余嘉其志也。因爲之言曰。古者學校。何爲而設也。將以明人倫。正風俗也。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

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是故先王有養民之政。斯有教民之方。使民知其性。分之所固有。以免於禽獸。是學校之所由設也。至其爲教。亦非有強之。復其性而已矣。虞廷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心即性也。即中也。至微而顯也。人心則雜於人矣。弗能中也。危殆而弗安也。父子固有親矣。而或未能親者。則人心害之也。去其害而性復。性復而親斯得其中矣。君臣固有義矣。而或未能義者。則人心害之也。去其害而性復。

性復而義斯得其中矣。至夫婦長幼朋友。固有別與序與信矣。而或未能然者。則人心害之也。去其害而性復。性復而別序信斯得其中矣。慮其未中而求之中焉者。是謂惟精。求之中焉而卒歸乎其中者。是謂惟一。歸乎其中而固守之弗失者。是謂允執厥中。是故博學者學此也。審問者問此也。慎思者思此也。明辨者辨此也。篤行者行此也。總之非有加損於性分之外矣。方先王之時。教者以此爲教學者。以此爲學。故人倫明而風俗正。家國治。

而天下平。自世道之衰。而民不興行。學校之設。徒爲文具。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率皆假諸外。無非記誦詞章功利之說。相矜以博。相競以麗。相逞以僞。而明倫之學廢。民之淳矣。而由學以失其淳。民之質矣。而由學以滅其質。凡所以教民者。適足以害民。此豈先王盛時之宜然。皆由於後之人。教學乖其方爾矣。嗚呼。今之有志於世道者。盍亦以明倫爲倡。思所以挽而回之乎。今子讓之創斯館也。名之曰行餘。其意在於餘力學文。殆亦有志於復。

古者歟。余因論鄉人之來集於此者曰。觀於斯館之所以名。而以立其志。省乎其性之所以全。而以其去其害。毋虛文是崇。而務求其實。毋多岐是迷。而務踐履乎跼跼康莊之衢。則學術既正。風俗復振。遂將一變至於道。無難也。夫知遠之近。知風之自。邑以及郡。郡以及國。安知闔國之相繼興起焉者。不由斯館之爲倡乎。此吾之所以有埃而樂道之也夫。

六間堂記

吾師述齋林公。於城北谷中村置墅。築一堂於其中。以爲偃息之所。舍黝堊而用麤埴。去彫琢而從素樸。其清迥閒曠之趣。一類乎山人逸士之所棲止。園西南倚。崕徑之。眺觀豁如。筑波二荒。諸峯可攬之襟帶矣。崕下有池。倒涵雲天。菱荷菰葦。叢然植之。魚鳥亦相嬉於碕泝之間。池南密竹成林。清流穿過乎其下。池北稻畦蔬圃。與牆外民田相接。園多喬木。槎枿竦樛。皆百年外物。而堂獨翼然臨於池上。景勝萃焉。初墅之未歸於公也。荆棘茂而



狐兔穴矣。公一日來相攸。心甚樂。曰。閒田地也。我可以有焉。於是蠲荒穢。荆莽翳。因其埕者塢之。窪者瀦之。或徑以曲之。或梁以通之。崕則棧以道之。池則渠以分之。商略經營。景勝始備。則曰。閒事業也。我可以任焉。風月之區。不能無主。茲境獨付之。山猿野鳥。曉叫暮啼而已。今乃來爲之主。則曰。閒風月也。我可以專焉。每自公之暇。輒具壺榼。從僮僕。杖屨逍遙。及日之夕。則曰。閒光陰也。我可以頤吾神矣。或時寓之聲詩。吟花哦鳥。至纍百首。則曰。

閒言語也。我可以寄吾情矣。既而又自嘲曰。吾生踰強仕。濫久。寵榮而質野才踈。無消埃以報効。乃自謂閒身軀。其亦宜。因名其堂曰六閒。而命記於坦也。坦竊謂五者之爲閒。易知耳。至於自嘲之說。則殆有難喻者矣。坦辱愛之久。知公亦熟。烏得弗爲一言之。蓋以公之功業文章。焯焯著見。而今自以爲閒身軀。人其或謂公有所激而然乎。此則獨見其外而未及乎其中也。昔者歐陽文忠公官歷清要。功名顯赫。然常夢寐頽上不已。是知古之

君子固有身在臺閣而心弗忘於江湖者矣。公之未起也，居於墨水之壩，高尚其事，若身將終焉，後不得已而起。至於其中所樂，則未始不為洒然江湖中人也。乃今自謂閒身軀者，是其素心則然矣，非有所為而然也。抑聞之歐陽公，自托於金石圖書琴棊壺酒五者之間，身當其一，號曰六一居士。公於數百載之下，其迹殆相比類。嗚呼！公今之歐陽公也。歐陽公思頹數十年，願且未遂，而公則立朝僅十餘年，蚤已退休有計，其所得較之歐陽公

為多矣。則其自視以為閒者，誠宜然也哉。坦恐世之人莫之或喻也。故於易知者畧之，而難喻者詳之。如此。若夫園林景勝到者即知，又不暇悉記也。文化五年八月三日起草於六閒堂南軒。

水月樓記

樓在墨水之澳，四時景物皆無不佳，而其殊佳者月也。以其有水也。成島學士東岳君居焉。一日邀余飲樓上，時適仲春，花木靚深，禽聲上下，一帶長流洋洋拖藍，隔崖而峙，為東江禪寺，祇林翁鬱樓。

閣映帶。日已沒而月出乎林端。則花影水光。滉漾閃爍。余對之心甚樂。君乃授簡曰。蘇東坡有句云。心兼水月涼。我將名吾樓也。子能記乎。余既樂之。不復辭也。曰。凡人之所以樂。不能兼而有之。在貴顯者。其求宜無不獲。而山林之逸。則不及樵夫。江湖之適。則不及漁父。夫漁樵天下之至賤也。然亦有貴顯者之所羨而不得者矣。故遯世之流。往往寄跡漁樵。以終其身。不厭顧其中所樂。不以此易彼也。然則賤未必為無得。而貴亦未必為無喪也。是

古之高士通人。所以能混貴賤。齊得喪。埒欣戚。一寵辱。冥然與世相忘者歟。今君儼然一學士矣。則山林江湖。宜所羨而不得也。然而吾見君之胸襟。秀聳浩蕩。有若巒峰。矣。有若烟波。矣。噫。嘻。君於是乎不可測也。非舉夫貴賤得喪。欣戚寵辱。歸之冥然者。惡能至於此乎。殆所謂隱於朝者之徒歟。抑夫世之據亨衢者。鬱然熱其中。而赫然燄其外。君則泊乎其澹也。皓乎其潔也。今以其所契乎心者。雖無水月之可觀。猶將取以名焉。而况有水月乎。

君謝曰。子言則不敢當。雖然。我之志也。於是乎記。  
享和壬戌二月望。屬藁於水月樓。

無量壽龕記

仁正寺侯曾祖考恭公。歸依勢至菩薩。創一龕於  
其別墅池中。小嶼置像祀之。至祖考剛公時。又以  
辨才天配之。今垂五十餘年。寢就頽圯。侯一日邀  
余於此園。時候望其龕宇。惻然有感焉。曰。儒者之  
道。與浮屠之道不同。自儒者言之。凡為淫祀者。必  
焚毀污瀦。然後為快。而此龕則吾祖先所創。我不

忍廢之。今頽圯如此。為之何如。余曰。公誠好儒也。  
則勿廢之矣。夫君子之於物。一視同仁。雖至禽獸  
草木。亦莫不欲安全而長養之也。彼佛者。亦人耳。  
如之何其無故虐之。昔者程子宿一寺。卧不趾佛  
門人。惑程子曰。主人之所敬也。夫主人之所敬。且  
敬之。而况祖先之所敬乎。夫子稱孟莊子之孝。其  
他可能也。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夫以  
不改父之臣。與政為孝之難能者。而今乃廢其舉  
焉。可謂孝乎。抑夫浮屠之道。絕人倫。絕人倫。斯無

親也。既無親矣。雖廢之可也。儒者之道。重孝弟。重孝弟。斯有親也。既有親矣。則親之所舉。如之何其廢之。今公之不忍廢之者。乃孝之發也。仁之端也。孝子慈孫之心。固宜然者也。公釋然喜曰。吾意決矣。先是。每秋水暴漲。輒嚙柱礎。今遷祠於池東。小邱。去朽易腐。乃復舊觀。又置其先妣夫人所崇阿彌陀佛像。并祀之。其位次。依浮屠之說。佛爲上。菩薩次之。天又次之。阿彌陀。翻曰無量壽。因以名龕。蓋統於尊也。

梅下書屋記

吉備之才於詩者。曰伊澤子琢。間載祗役江都於余昵也。一日友人畢集。子琢亦在坐。談及詩。一友評子琢之詩曰。韻趣天然。似陶靖節白香山。又一友曰。溫飛卿之綺靡。楊庭秀之纖巧。近之。又一友亦曰。非賈島之瘦。孟郊之寒。則石湖孤山之秀。而峭也。子琢笑曰。璞何敢望古人。直寫胸臆耳。余謂諸友之言各有當。而子琢則謙不敢居。豈別有所由。而余與諸友並未及知之歟。乃者又過余曰。璞

愛梅嘗於鄉里築書室。得老株數章而環植之。名曰梅下書屋。璞無家累。視梅以爲妻妾。今春期滿。將復歸卧於踈影之下。念之心魂飛往。冀獲先生之文以賁丘園。何如。余聞之。拍案曰。果然。余固疑子琢之詩必有所由矣。今得之。夫人之於物。至於深愛鍾情之極。則其氣感乎。遂能相融化也。子琢之愛梅如是其至也。或者其氣薰乎胸臆。沁乎肺腑。不自覺也歟。則其詩無乃胸臆肺腑之所畜。發以成文乎。然則嚮者所謂似靖節香山者。乃梅之

韻趣也。似飛卿庭秀者。乃梅之綺靡而纖巧也。似島似郊似石湖孤山者。乃梅之瘦而寒而秀而峭也。夫斯數者。在梅發之於華。而在子琢發之於詩。發之於詩。詩即華也。發之於華。華即詩也。梅固不自知其華之爲詩矣。子琢亦烏知其詩之果爲華乎。宜其曰直寫胸臆也。乃今取焉以爲名。固其當也。子琢虢然驚曰。有是哉。璞則不自知也。果如其言。則璞之於梅。謂之盡焉可乎。曰未也。凡植物富於華者。歟於實。實豐於實者。蓄於華。華實兩美。惟梅

爲然。夫其燦然於外者華也。其確然於中者實也。吾見子琢之燦然於外矣。而未見其確然於中也。以子琢之才之華。而又加以其實。終將和鼎羹。躋廟堂。無難也。夫然後梅之能事畢矣。子琢肅然改容曰。前言頌也。璞辭之。後言規也。璞受之。請幸以斯語貺之。

寒秀瘦壽書房記

蘓東坡贊梅竹石有云。梅寒而秀。言其標格清高也。竹瘦而壽。言其瀟灑久存也。石文而醜。言其蒼

古獐然也。是爲三益之友。言三者相得而莫逆也。杉浦總仲愛梅竹。環其書房。惟梅與竹。乃取坡公之語。名曰寒秀瘦壽。若以梅竹爲友。相得而莫逆者。何以遺文而醜邪。非遺也。蓋自擬也。總仲狀貌奇偉。其顛隆然高。其色赭而黝。其肩癯而聳。殆所謂醜者也。及聞其言。則商榷古今。品題人物。廟廊臺閣。山林江湖。綜雅俗。混清濁。有抑揚。有擒縱。其卷舒如雲霞。其圓轉如珠走於盤。其滾滾來如黃河東注於海。誠所謂文者矣。總仲欲以此友於梅。

竹爾也。雖然。吾有一疑焉。總仲之醜在於貌而文在於言。石則不能言。而其醜即文也。使總仲之不能言如石者。其文何繇見之。此則其與石不相似者矣。夫梅竹之與石友也。不以相得於清閨泯默之際。而相忘於喧譁馭還之外邪。總仲既文於言矣。乃今欲以梅竹爲友。而梅竹能肯之歟。不歟。試舉此問於總仲矣。又問諸寒秀之梅。瘦壽之竹。

憶叻齋記

皇文化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一品法親王東

叻山殿宇落成。結構一仍舊貫。而華飾加煥焉。別叙絃誦之齋。在內寢側。東北面園。齋內障壁。畫以霜樹麋鹿。金碧濃彩。爛然奪目。就而諦觀之。彼其麋麋之狀。或走或停。或俯或仰。或有茹草者。或有飲流者。或有顧望待友者。或有緩行將子者。群然林然。自適於爛紫乾黃之間。蓋睿意有所寓云。屬者。令大學頭林某采小雅鹿鳴詩中字。以選嘉號。某謹勘以憶叻二字進。今又申命坦爲之記。坦竊謂齋外之園。可記者不少。方前法王之時。



既令碩匠名緇。文以經緯之。詩以詠贊之。累篇連牘。無復餘蘊。則今之所可記者。惟在憶呦二字歟。坦未知。睿意所寓。請忖度之。恭惟大王生躬。明哲之資。夙著風騷之稱。其在京洛也。山水名區。時時遊豫。聞夫麋鹿之呦呦。而發諸歌咏者。蓋有之矣。自鶴駕之東。階極一品之尊。職統台教之本。夫階愈尊。則躬不得自縱。職愈重。則動關乎視儆。况復此間之山水之勝。則求如曩昔之聞鹿鳴托歌咏者。而不可得也。宜乎其姑寓諸畫圖。

以表夢寐不忘之懷。固亦情理之所必至也。然坦猶有惑焉。京洛山水之可憶者。將不少。而何獨呦呦之鹿是憶。又其必取諸雅詩者。得無有所繇焉乎。於是更紬繹之。在鹿鳴之首章。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人之好我。示我周行。釋者以謂周行。大道也。古之人君。其所望於群臣嘉賓者。惟在於示以大道而已。由是觀之。古先哲王。至誠好問。惟恐大道之不聞。謹規忠益之。或未盡。此其德業之所以為愈崇且廣也。今大王之所以必取諸雅詩者。

無乃亦是之繇乎。然則憶夫呦呦者，姑表諸外者也。示我周行者，深契乎中者也。今乃混中外，韜形迹，一寓諸畫圖，使人不能窺測。睿意果在於此歟。噫嘻，可謂深且遠矣。抑又有欲進者焉。夫好問者為美德矣，然而徒問而不用，猶不問也。譬諸飲食焉，食而後知其味，有美味而不食，猶無美味也。彼呦呦之鹿，則既食苹矣，又食蒿與芩矣。大王庶幾其監之哉。顧坦言無足用者，今辱命茲記也。遂以妄率不諱，亦惟以大王之好問爾矣。雖

然。睿意豈有不既及於此乎哉。

### 逍遙園記

日光大王於文化乙亥之春，命營輪王寺園池。輦巨石，移大樹，架橋，設亭，榭，景勝悉具。而園未有名號。屬者命坦名之。且表其勝處。坦未及觀其園，則姑就圖求之。參以所聞，乃擬之曰：園有一大池，渺然以豁，雲林蘸影，是其可表一也。池有嶼，月出東方，先照嶼樹，漸射池面，水月輝映，如玉蟾浴水然，是其可表二也。嶼有砥，扁然平直，渡而入

焉。殆如別境。是其可表二也。嶼東泝有老松孤秀。其下可以坐卧而吟嘯。松花時落。點人衣裾。是其可表四也。沿池有逕。矮松雜植。不知幾百株。可以拾翠穿行。是其可表五也。池西有邱。隆然突起。作磴數十級。陟以望男嶽。是其可表六也。池東有關。內安一祠。檐阿峻起。可以敬仰。是其可表七也。池西有亭。軒宇敞朗。納衆景而攬撫之。可以終日而坐忘。是其可表八也。園既有此八勝。而至於遠近。峰巒之聳峙。雲烟之吐吞。紫翠映帶。朝暮變換。諸

其景概皆來爲園中之物。則其可以逍遙而娛樂者。殊多矣。因名之曰逍遙之園。是或可擬也歟。雖然。此猶逍遙之跡也已。乃若其真。則蓋在於心矣。心苟得逍遙。可以與造物者而爲徒。以相遊行焉。大之陰陽晝夜。古今死生。小之起居食息。寤寐屈伸。無所往而不逍遙。而况於園之內與外乎。不然。跡雖曰逍遙。而心屑屑焉爲物役。焉能得逍遙乎。大王於禪寂之道。既已無所不通。則其所謂真者。亦必有所廢幾也。然則園之爲逍遙。惟大王能

盡之矣。請遂以此爲名。乃并記之。

愛日軒記

侍從古河侯世子。屬築讀書之齋。齋臨池。池皆蓮。夏秋之際。婀娜馥郁。可以娛樂於昕夕也。號之曰愛日之軒。而伴小松顯叔。徵記於坦。坦未見世子。獨於顯叔有舊。顯叔嘗數語世子之孝友。雖不見。猶見也。則記文之徵。固不可辭。請就其名以記之。楊雄氏曰。孝子愛日。夫易過者日月也。易老者人壽也。色養之誠。深至晷刻之頃。可惜思吾親之與

歲而共老。能無惕焉。以懼乎。則其所爲愛日者。乃其所以愛親者矣。世子之選乎名。正在於此焉。蓋夫爲世子之道。亡論視膳問安。凡其所以左右奉養者。皆莫不原諸愛日之誠。而又其推以爲一國所視倣。所以使國人各自愛日者。亦靡不此之繇。所謂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者。今其以此爲號。以自勗。不亦已善乎。顯叔之言。於是爲有證而益可信矣。人或疑之者。曰。世子以愛日名軒。而軒外皆蓮。則又似愛蓮者矣。蓮之與愛日。果有何干涉邪。

坦更推而論之。凡華之幽艷婀娜。極其淨潔。以擢乎淤泥者。莫如蓮焉。故古人以蓮爲華之君子。夫孝子之愉色婉容。竭其愛敬。以超乎等夷。則君子之行矣。今以人之君子。臨華之君子。氣類之所感應。豈不有冥然契合。相得而不厭者乎。是故愛蓮者。愛日之徵於外。而愛日。則愛蓮之存乎內也。誰謂無干涉乎。若夫拘拘焉。執其形跡以求之。則蓮華婀娜馥郁可愛之時。方且炎赫可畏之夏日。尚何愛日云乎。方夫霜降木落。南軒曝背之時。則冬

日之日。乃可愛者。安復有蓮邪。是則信爲不相涉矣。抑謂坦亦嘗以愛日名樓。而今則風樹有憾。追悔罔及。深欽世子之及其時也。雖然。君子終身慕父母。則愛日終身焉可也。烏可以自諉焉哉。嗚呼。世子其亦可以此終始其身也。夫君子之愛日也。夫作愛日軒記。

小赤壁石記

白川田內子友藏。一塊石名小赤壁者。求余記。懇也。先是諸名家咏贊揄揚其美者。不下數十人。顧

夫黃州之壁。斷崖千尺。且不過前後二賦。而此么麼之塊。乃累數十篇未已。何以邪。其意或者以其不在於物之耽戀。而在於人之繾綣。乃爾也歟。夫後人之尸祝先哲。作肖像以奉之。至其肖不肖。實不必論。而一惟以吾心肖之而已。今此一塊石。吾不知其狀之與彼崖果相肖乎不也。然而蘇公壁遊。夢想難覓。必求其彷彿焉者。以致繾綣。亦惟以吾心肖之。則此無乃爲赤壁之肖像乎。聞之。石舊係栗山紫君所藏。紫君文采風流。高一時。常欽慕

蘇公。每歲十月之望。置酒會客。以擬壁遊。時有客袖此石來示。紫君一見。激賞。名之曰小赤壁。既而紫君頽然醉。援筆賦小赤壁古調一篇。醉墨縱橫。一座竦動。客以爲贈己者而拜之。紫君亦拜其石。曰。此是吾家之物也。遂收之。客乃嗒然。蓋其雅逸豪宕之風。謂之今時一蘇公可也。紫君既沒。而石歸於子友。子友之欽慕紫君。猶紫君之於蘇公。則此物乃遺愛珍寶。不獨爲赤壁之肖像。而謂之紫君之肖像可也。是則其所以繾綣無已爾矣。若徒

以塊然形似而已。則玩物喪志。吾不取也。

北山八世祖考保寧府君臂罩記

臂罩一副。係吾八世祖考保寧府君遺物。府君仕右府織田總見公。食北濃武儀郡五千貲地。主鉞尾城。凡三世。府君既沒。其甲冑佩刀軍鼓。寄藏之於城西八幡祠內。歷年之久。甲冑佩刀失其所在。惟鼓存。坦以文政辛巳之秋八月。往展先塋。弔故墟。又詣八幡祠觀鼓。因訪祝人山口。但馬。但馬謂坦曰。近修造祠宇。時適見祠下有物。半埋土中。發

之得一櫃。戎服。此決為往時失所在之物。乃見出示。桶樣鐵鎧一領。顱樣鐵盔一頂。半臉甲一面。臂罩一副。一筒樣式。一篠樣式。土蝕鏽結。壞爛已極。坦諦視之。慨然追想當時。不覺泗涕之交下也。山口氏欲修繕以寶諸神庫。因傾橐裝資之。既復思臂罩今存一副。雖丐其一。或無不可。試言之。山口氏遂以其篠樣式者見贈。嗚呼。物之顯晦。有數不偶然。其藏於祠下。不知閱幾年。歲而今見焉。殆乎鬼神且秘諸此。有待於坦之至歟。則臂罩之歸於

我亦謂之神之賜可也。既歸都屬函工紀氏補裝之。又記其由。并以貽子孫。使知所敬守焉。文政五年壬午中元後二日。裔孫坦謹記。

美濃國不破郡松尾村有三輪昌周者。其先為不破關吏。關廢為民。世居其址。至昌周欲樹一石以表關址。介余丐銘於樺宇林君。銘成。又請余記以副之。余謂人情觸物興感。過故墟。問陳迹。愴然悲戚者有之。洒然快樂者有之。蓋兩者之動於所遇。

其所重者常勝也。不破之關創於天武天皇之時。閱千有餘年。今則廢矣。至於烈祖大君殲豺狼以定鴻業。亦於關之原。余嘗過址。初輒思關門之巍然。鞠為茂草。求一礎。瓦之或遺而不可得。於是乎感慨古今。愴然悲之矣。既而過原縱覽。某所為。烈祖敷陣之跡。某山某邨為某侯某之所據守。某路為叛人潰走之所歷。今則盡為田畝。乃思方今雍熙之世。民不覩干戈。是誰之力也。外戶不閉。况敢關焉乎。關廢已久。而原亦如此。於是乎。



四十八  
俯仰徘徊。咨嗟感歎。洒然樂之。而嚮之悲戚者。雲  
散霧消。不知其所如矣。夫關之廢一也。初如彼而  
後如此者。豈不以其所感遇。有此重於彼者哉。今  
昌周亦猶居爾宅。畋爾田。養爾親。育爾子。鼓腹擊  
壤。為皞皞之民。其樂何如哉。雖然。又思其先之在  
當時。掌鎖鑰。儼為一士人。則其追感往昔之懷。將  
必有所殊異於他人者矣。不知其愴然以悲者。重  
也歟。洒然以樂者。重也歟。將夫樂者已重。而悲者  
亦不輕。則其愴然洒然之交。至融諸胸臆。無所輕

重者也歟。乃今欲銘而存之。亦人情之不可禦也。  
及記文之請。推言其所以丐銘如此。至關之興廢。  
銘序已詳之。不復贅。

下毛菊池履校字



